



随身听名著

随书附赠全书演播光盘 轻松拷贝MP3文件 随时随地听名著



随身听名著)))

[法] 小仲马 著
李 雨 译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小仲马(1824—1895)，法国著名作家，是法国作家大仲马与缝衣女工卡特琳娜同居所生。幼年时期，由于未获大仲马承认，一直被视为私生子，直至青年时期，才被父亲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但这种可怕的幼年经历一直深深影响着他。他很早便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不到二十岁已有小说和诗歌发表，不过均未引起人们关注。直至他二十四岁时发表了这部小说《茶花女》，才真正在法国文坛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农村读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茶花女(法)小仲马著;李雨译
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7.9
(随身听名著)
ISBN 978-7-5048-6087-9

I. 茶… II. ①小…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4



随身听名著

茶花女

世纪博宇 主编
[法] 小仲马 著 李雨 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1-15000册 12.00元

(凡本馆图书出库, 均附赠图书, 请向出版社索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法)小仲马著;李雨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2007.9

(随身听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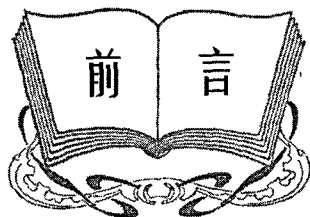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48-5037-9

I. 茶… II. ①小…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867 号

责任编辑	李岩松 钟海梅
出 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100026)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20mm×960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95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 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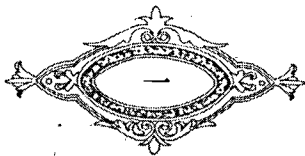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小仲马（1824—1895），法国著名作家，是法国作家大仲马与缝衣女工卡特琳娜相爱后同居所生的儿子。幼年时期，由于未获大仲马承认，一直被视为私生子，直至青年时期，才被父亲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但这种可怕的幼年经历一直深深影响着他。

他很早便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不到二十岁已有小说和诗歌发表，不过均未引起人们关注。直至他二十四岁时，发表了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茶花女》，才真正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也是一个剧作家，一生写过二十多个剧本，并于1852年将《茶花女》改编成话剧。

《茶花女》的故事在我国广为人知。它讲述的是贵族青年阿尔芒和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悲剧。涉世未深的阿尔芒在巴黎偶然结识了玛格丽特，他们俩彼此相爱，产生了非常真挚的爱情。但阿尔芒的父亲出于世俗成见，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迫使玛格丽特忍痛离开阿尔芒，阿尔芒不知事情的真相，一怒之下对玛格丽特进行多次羞辱，并离开巴黎，远走他乡，以抚平心中创痛。而可怜的玛格丽特精神与病体备受折磨，终于病情恶化，在痛苦中含恨而死。



我一直这样以为：只有当我们悉心观察了世间百态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塑造各色的人物；这和学习语言有一致之处——只有当我们经历了学习的历程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运用这种语言。

我正值青春年少，还不敢妄想塑造人物，只能以笨拙的笔记下一段故事。

读者们务必注意：这是切切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其中所涉及的人物，除了那位女主角，都还真实地活在世界上。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讲述的故事，十之八九都可以在巴黎得到证实；如果我的论述还不足以使你相信的话，他们的论证会让你确信无疑。很偶然的原因，促使我成为讲述故事的唯一有可能性的人：那事情最终的诸种细枝末节只有我清楚。而一旦失却这些细枝末节，这故事也就失却了讲述的必要。

您也许会问，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呢？缘起如下：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经过拉菲特路，无意间看到一张黄色巨幅广告——是关于拍卖家具与古玩珍品的。原物的主人离开人世后，拍卖才开始进行。但是原物主人的姓名并未出现在广告上，上边仅仅写明这场拍卖会举行的时间是三月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时，在昂坦路九号。

除了上述信息之外，广告上还说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你可以去参观那座房子以及家具。

我对于古玩珍品向来有着不灭的兴致。自然我不愿这大好机会白白从指缝溜过，哪怕我不去买回什么，最起码还是该去看看的。

所以，三月十三日，我来到了昂坦路九号。

虽然时间还相当早，已有一些参观者登门“拜访”，其中还有女士。她们身着华丽的丝绒礼服，肩披开司米披肩，乘着那种气势非凡的豪华双座四轮马车——尽管如此，当那辉煌壮丽的景致映入眼帘时，她们同样难以抑制那份诧异，更多的或许是叹赏。

时过不久，我便明了这些女士们叹赏的缘由了。我反复观看、琢磨，立即辨出这场所是适于交际花居住的，没准儿正是由她的情人供养的女人的住所。来此参观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女士来自上层社会。倘若还令这些上层妇女保持着一丝不灭的热情的话，也该算是此种交际花的住所了。她们的着装打扮，经常令这些出身名流的女人自惭形秽；她们在歌剧院、意大利剧院占有包厢，而且就在这些人的包厢的旁边——与她们毫无二致。她们在巴黎待着，毫无顾忌地向世人展露她们的美妙姿容，她们的首饰珍宝，外加她们的风流韵事。

我当下就真实地踏在这种女人的住所的地板上，遗憾的是，她早已形魂皆散了。也正基于此，哪怕是最守妇道的女人也可以不再犹豫地直入她的卧房。死亡使得这里曾有的污浊空气消散了；更何况，如果还要进一步的解释，她们仍有借口——她们根本不知道居住于此的是何种人，她们仅仅为着“拍卖”两字赶来。整桩事情就是如此明了：她们见到了那广告，知道这儿有拍卖活动，对于广告上罗列的允许参观的物品“心向往之”，想事先挑拣一番，就这么简单。



而且一定会有人致力于讲述此类女子的诸种所谓不可思议的轶事，她们来此，也可以趁机在贵重物品之外，悉心追寻这些女子的风流生活的蛛丝马迹。

然而，所有未可测知的东西都随着她的消亡而消逝了。诚然，贵妇人们心怀真诚，也仅仅是在对于这些被拍卖的物品的诧异之中，她们再也没有可能看到——那女神的生前出卖了什么。

我们还得强调一点，总还有那么一些物品有购买价值。那是具有豪华陈设的房子，其中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从布尔^①雕刻的家具到玫瑰木^②制成的家具，从产于塞弗尔^③的花瓶到中国出产的花瓶，从萨克森^④的微型塑像以至于绸缎、天鹅绒及花边饰物等等。

那些早就来到的名门小姐信步乱逛，我便跟着她们随处走。她们迈进一间屋子——那儿有着波斯产的帷幕，就在我也要走人的时候，她们却边笑着边退转回来，似乎后悔先前的举措并因之而羞愧难当，这恰恰更加刺激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间化妆室，各类精巧的化妆物品充斥其中，从这满满的用具中我们也可略见她活着时的奢靡生活。

一张大约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贴墙摆放，那上面有着奥科克、奥迪奥制作的品类各异的珍宝，它们闪烁着亮丽的光芒，令人叹而忘返。对于这些物品的原主来说，它们可是梳妆打扮所不可缺少的，而且这些均是由黄金或是白银制成的。很显然，它们不可能是由一个人一次购置齐整的，只可能是随着时日的发展而渐渐完备的。

真奇怪，进入一位妓女的梳妆室，我却没有什么异样的——准确点儿讲是恶心的感觉，无论何物，我总能有高昂的兴致来细细把玩一番。我还发现，每一件有着精湛技艺的物品上均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名的开头字母以及各类纹章标志。

我凝视着每一件此类物品，目光触及之时总禁不住想到那可怜的人所做的种种肉体交易。我还想，仁慈的主啊，总算没有严酷地惩治她，给了她一个安宁的终点，让她在岁之将暮之前，带着那尚未逝去的青春死在豪奢的生活当中。对于妓女而言，衰老无异于她的第一次死亡。

世事原本如此，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一个放浪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子的放浪生活的晚年了。那种生活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更不会勾起他人哪怕丝毫的侧隐之心。怀着一种“何必当初”的心情的离去是人们所耳濡目染的相当有悲剧色彩的事。当然，她们并非后悔沦落为风尘女子，无非是悔恨不会计划、穷奢极欲。

我曾与一位一度风情万种的女子结交，逝去的时光馈赠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儿，用当时人们的话来说，那女孩儿就是她母亲年轻时的翻版。可是，这女子似乎从未对她的女儿讲这样的话：“你——是我的孩子呵。”相反，她只收取女儿的回报，要求女儿供奉天年——因为是她将女儿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让她成长起来。这个可怜的孩子叫路易丝，她别无选择，只有唯母命是从，没有机会也没有激情、没有感觉地投入他人的怀抱——那样子，就好比有人计划让她从事一项职业，她便如此做了一样，仅仅如此而已。

那些放纵的、纸醉金迷的事件从未停止在这女孩子的眼前上演，自然她也难免沉迷于其中而难以自拔，多年以来她深为病魔困扰却仍然迫不得已地继续这样的日子，她变得麻木不仁，

① 布尔：法国闻名的雕刻家。

② 玫瑰木：巴西出产玫瑰木，有玫瑰的香味。

③ 塞弗尔：法国城市，著名瓷器产地。

④ 萨克森：德国地区，著名瓷器产地。

不辨善恶；当然，上帝自然赋予她这样的能力，只不过没有人考虑过进一步发展这种能力之类的问题。

这个女孩子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每天，她都会在相同的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旁边还有她那所谓的母亲，忠实地陪伴左右，看上去倒真像是亲昵的母女俩。那时候我正值年少，对于当时的诸种令人不快的习俗并未有太大的反感。可是，每每面临这种情形，想想那姑娘连行动的自由都被剥夺了，阵阵不屑与恶心的情绪便会掠过心头。

那女孩子的脸上，布满了姣好的天真烂漫神态，时而又难免流露出忧虑与苦痛——从一个尚未涉世的少女的脸上，你是万万不会看到这些的。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形容，那便是一尊屈从女神^①像！

然而某天，这女孩儿居然开心地笑了起来。在她的放浪纵形的一生中——这可是由她母亲计划好的，她开始感到了上帝的垂怜，上帝开始赐福于她了。简而言之，她的命运生来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上帝既然令她如此，又为什么偏偏还要折磨她，让她得不到安慰呢？那一天，她意外地发现她在孕育着另外一个小生命了，那尚且残留的贞节观念竟令她兴奋得不知所措。人都是有些不愿别人知道的隐私的。路易丝兴奋地去找她的妈妈，告知她这让自己欢欣鼓舞的消息。当然，这话要说出口可绝非什么易事。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并非要有意捏造一些风流韵事来招揽观众，我只是致力于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我们有此感受——接连不断地暴露此种女子的悲苦生活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保持缄默。公众习惯于用白眼看待此类女子，他们无视于她们的苦痛，不愿倾听她们的心声，甚至拒绝公允地评价她们。我们刚刚说，这件事让她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听听母亲的说法吧。她说，她们母女俩的生计都已经难以维系，何况凭空又多出一张嘴呢，更何况，要这种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怀孕的时间简直是无益的巨大浪费！

第二天，有一位老妇人来看望路易丝，据说她是那姑娘母亲的昔日好友，是一个接生婆。路易斯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看上去她的脸色更加苍白，比从前也更羸弱了。

又过了三个月，终于有一位男士“良心发现”，他可怜路易丝，并想抚慰她的心灵与肉体的伤痛；不幸的是，这事给她的打击过于沉重，最终导致她流产而亡。

她的母亲还苟活于人间。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上帝知道答案！当我注目那些精巧昂贵的物品时，这件往事不自觉地浮现于我的脑海中。看来，我已经这样呆呆地站了很久，因为我醒悟过来时，屋中只剩下我一个人，外加一个看守的人，他站在门口，提防我偷走东西。

我走向这个看守，可怜的人，我让他担惊受怕了这许久。

我对他说：“先生，我想冒昧地问一下，您能否告诉我物主的姓名？”

“当然可以，她叫玛格丽特·戈蒂埃。”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而且我还亲眼见过她。

“什么？”我惊诧地问道，“玛格丽特·戈蒂埃已经死了？”

“没错儿，先生。”

“什么时候？”

“可能是三星期前吧。”

“既然如此，干吗又邀请公众来参观她的住房呢？”

① 屈从女神：在巴黎的一个教堂里，有一尊圣母像，她的表情坚忍。



“债权人坚信这样做了以后，价钱一定会上涨的。您比我清楚，若是让他们提前看看这些要拍卖的物品，更容易招来买主。”

“您的意思是说，她有外债？”

“没错，而且数目相当大呢！”

“拍卖所得的钱应该可以还得清吧？”

“还会有剩余的。”

“若是还有剩余的话，这些钱又做什么用呢？”

“留给她的亲戚。”

“她有亲戚？”

“可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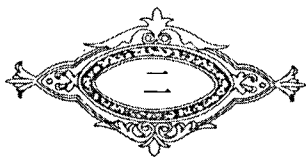
“谢谢。”我说道。

那可伶的看守总算弄明白了我的意图，他不再怀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之后，我便走出了这间屋子。

“可怜的人儿啊！”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她一定凄惨地死去。她在这种生活中，只有身体健康才能过得幸福，才会有人关照。”一阵怜悯之情涌上心间，我为她感到心痛。

我可以肯定你们会嘲笑我的举措，但是我个人从来都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类女子，而且，我并不乐意为我这种态度去辩白些什么。

很久以前，我到警察局拿我的护照，无意间注意到邻街上两个士兵正要把一位姑娘带走。我并不清楚这女孩儿有什么过错，我只注意到她不停地亲吻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婴儿，泪水不断地滑落。她正面临着骨肉分离的巨大苦痛。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鄙视过任何一个女人，或者说，再也没有轻易地小看过任何一个女人。



按照原定计划，拍卖会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与拍卖之间留有一天空闲的时间，这是有意安排给那些商人来拆卸墙上饰品的——诸如帷幔、壁毯等等。

那时候，恰好我刚刚从外边旅游归来。当你孤身一人再次踏在这首都的土地上时，总有人会不遗余力地主动给你讲述一些大事要事。可是，并没有人告诉我玛格丽特已经去世了——当然，这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玛格丽特生得相当标致，所以她生前的生活具有轰动效应，总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愈是如此，也正是基于此，她的死亡也就愈发显得孤独无依、寂寞难耐、悄无声息。就像阴天时的太阳，谁会在意你何时升空、何时落山呢？当她们正值青春年少时，就不幸离开人世，她们的每一位恋人都会立即得知这一消息，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巴黎这个风流居所，一个出名的妓女的所有恋人——他们彼此间也都是有深交的。他们不过会回忆往事，相互追忆一番，然后重复着以前的步伐；他们生活的轨迹甚至不会因此而

产生稍稍的偏离，这也根本不可能勾起他们的痛苦——哪怕仅仅是一滴痛苦的眼泪。

当你长大成人——年满二十五周岁以后，眼泪便成为无价之宝，为一个红颜知己而流泪，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最多，他们会因为父母而抛洒几滴泪水，那是依父母要留给他们的财产的情况而定的，他们的泪水的流量会随着财产的数目而变化。

对我个人而言，因为我刚刚提及的那种天生的悲悯与同情，不由得我不长久地考虑她的逝去——尽管在玛格丽特留下的物品中，并没有我姓名的开头字母，也没有由字母构成的图案——没准儿，我又是自作多情，可能玛格丽特根本不值得我这样追忆。

我想起种种往事：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常常邂逅玛格丽特，每天，她都会坐着一辆由两匹枣红色的骏马拉的蓝色小型双座四轮轿式马车走过那里，从无例外。就从我见她第一眼开始，我就感受到了她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她那种超凡脱俗的美丽又进而显示了这种不同，使得她高高在上。

这类女子是不会孤身一人出门的，不过，人们并不清楚是谁陪伴在她们左右。

道理非常简单，男人们并不乐意向公众宣讲他们的情人，所以他们不会在身边，而这些姑娘们又害怕独自一人，因而她们会带一个不如自己、没有马车的姑娘，或者是一个经过了悉心装扮却并不见成效的老妇人。她们相当明了这些女子的生活内幕，所以，若是有人有好奇心的话，不妨去问她们。

然而，玛格丽特着实是一个例外。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去香榭丽舍大街，她会躲在马车中，避免被外人看见。冬天，她披一条长长的开司米披肩，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夏天，她常穿样式相当简单的连衣裙。她经常散步，那儿有很多人认识她，即便如此，她也只是浅浅一笑，那是真正的公爵夫人般的微笑——当然，也只有那些人才能够明了。

同样，她有别于与她做着相同职业的人，那些人往往会在圆形广场与香榭丽舍大街之间游来荡去，她却偏不如此，那两匹枣红色的马载着她飞奔向西郊的布洛涅树林^①，在那儿，她走下马车，闲逛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度登车，回家。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它们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挥抹不去。说心里话，我对于玛格丽特的逝去感到哀伤，那种感觉近于人们痛惜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毁灭。

毋庸讳言，玛格丽特这个女子确实有超凡脱俗的美丽。

她体态修长、苗条，可能稍稍有些过分，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精于此术——只要投入些许的精力，她就能使人们无视这一缺陷。那长长的、几乎坠地的披肩流线型垂下，遮掩不住那丝绸质地的长裙的宽宽的花边，甚至于那紧靠在胸前用来保暖的笨重的暖手笼四周的褶皱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以至于哪怕是最苛刻的人面对这位姑娘，都不会再有什么话可讲。

她的发式简直就是一件奇珍异宝，精美绝伦、乖巧可爱，用缪塞^②的话来说，那是经过她母亲的精心炮制的。

她有着一张鹅蛋脸，最善写作的人也难以尽数其中的风流韵致，那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会说话，上边嵌着两道细长的、弯弯的眉毛，那种韵味简直像是画匠画出的，那黑而长的睫毛不时地眨动着，当她垂着眼睛时，一抹浅浅的阴影便投射在那粉红色的面颊上；那可爱的小鼻子玲珑而又挺拔，鼻翼稍稍张开，似乎是满心呼唤着情欲的生活；那张端庄的小嘴线条清晰，微微张开，你可以看到那齐齐整整的、洁白的牙齿；她的皮肤娇嫩，那色泽和还未经人触摸过的鲜

① 布洛涅树林：在巴黎附近，是上流阶层的玩乐场所。

② 缪塞：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桃色的绒衣相近，第一眼望去，你约略可以得到此类印象。

她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不知是天然所致还是有意为之，它们如同波浪般卷曲，在额前便分成了两大绺，一直延续至脑后，显露出两个耳垂，那上边熠熠发光的可是价值一万法郎上下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的生活是充满激情的、纵欲的、狂欢的，然而你仍然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到如处子般贞洁的神情，也还难免有些稚气，这件事真叫人困惑。

玛格丽特有一张令人心醉神迷的肖像画，那是维达尔给她画的。也只有维达尔才能做出这样的画，上面的玛格丽特神采依旧、恍若再生。她去世以后的一段日子，这幅画在我手中辗转了几天。不能不承认画技的高超，它是如此逼真，以至于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填补了记忆中的空缺。

我在这一章所讲述的事情，有一部分是我在以后才陆续得知的。我得提前在这儿写出来。要不然在再次讲述玛格丽特的生平时，我又得重复一遍。

玛格丽特对于首场演出有着相当大的兴趣，凡是有这类演出，她必到无疑。每个夜晚，她要么在剧院，要么待在舞厅。如果有新戏上映，你一定能在剧院找到她。她随身携带着三件必用物品：用来看剧的望远镜，一袋甜点心，一束茶花，这些东西每次都放在剧院楼下、她的包厢前边的栏杆上。

她在一个月当中不时更换茶花的颜色，二十五天是白色的，剩下的五天则是红色的。我只限于陈述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没有人清楚她更换茶花颜色的理由，我也毫无例外。她的那些朋友，以及常去她去的那个剧院的人们，都和我一样对此有所关注。

除了茶花之外，玛格丽特从未佩戴过别的花。她经常去巴尔莱夫人的店中买花，终于，有人叫她“茶花女”，打那以后，这个绰号便流传至今。

我也知道玛格丽特是某些举止极为绅士的年轻人的情妇——这是生活在巴黎的某个特有圈子的人所共知的，而玛格丽特并不否认这些，相反，她还会大声谈起，那些男子也同样饶有兴趣，这样的话，可以看出情夫与情妇是两厢情愿的了。

但是，也有人传言说自打她从巴涅尔^①游玩回来以后，只与一个外国老公爵^②同居，维持了近三年之久。传媒说这位老公爵是个百万富翁，他似乎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改变玛格丽特，而玛格丽特本人，似乎也并未表现出什么反感的迹象。

有一个人详细地向我描述了这件事的全部过程。

那还是一八四二年春，玛格丽特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医生们建议她去温泉，于是她来到了巴涅尔。

在巴涅尔疗养的病人当中，有一位就是公爵的千金小姐，她与玛格丽特得了同样的病，更有趣的是，两个人长相也极其相似，以至于她们经常被误认为姐妹。不同之处便是公爵小姐的肺病已经到了晚期，玛格丽特还没有来多久她就死去了。

每个人都会在埋葬着自己亲人的那块土地上滞留，不愿离开，公爵也是如此。于是，一个早上，在一条小径的拐角处，他发现了玛格丽特。

他急速地跑上前去，好像那就是他女儿的魂灵。他紧抓着她的手不愿松开，他的泪水浸润着面颊，他并不询问她的姓名，只是请求她允许让他看见，让他去爱她，把她当做自己的亲生

① 巴涅尔：一个温泉疗养地。

② 外国老公爵：实指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德·斯塔凯贝格伯爵。

女儿。

跟着玛格丽特到巴涅尔的只有一个女仆，更何况她根本不顾忌自己的名誉问题，她毫不迟疑地同意了。

然而即使是在巴涅尔，仍然有人认识玛格丽特，为此他们请求公爵的接见，并且告知他戈蒂埃小姐的本来身份。这无异于给这老人重重一击，他再也不会觉得玛格丽特与他的女儿有什么相近之处，可是太晚了。他需要玛格丽特，离不开这年轻的女人，她已经成为他继续生存的唯一支持。

他并没有严厉地斥责她，当然，他也没有任何权利如此做；不过他向她询问，如果他给她一切她所向往的东西，以此来让她放弃她以往的生活，这样的交易能否成功。玛格丽特同意了。

我们还得强调一点，在这个时候，本性开朗的玛格丽特身体欠佳。她深感自己得病的主要缘由便是以往的那种放纵生活，由此她产生了某种希冀：没准儿因为她的幡然悔悟与改邪归正，上帝会重新赏赐给她娇美的容颜以及健康的体魄。

当然，因为温泉神奇的疗效，每天惬意自然的散步，加上自然而然产生的疲劳以及之后充足的睡眠，她在夏末秋初时已差不多完全康复了。

公爵与玛格丽特一起回到巴黎，他们的关系与在巴涅尔时相比并未有什么两样，他仍然经常去看望她。

并没有人明了这件事真正的原因，也没有人清楚这件事的目的为何，它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然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要知道，那以富贵闻名于世的老公爵，今天却以豪奢闻名于一时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把这件事的起因归结为女人的诱惑，本来嘛，这种事情也经常在这老头子身上发生的。众人为之想好了一切解释，单单没有找到事实真相。

事实上，这位老公爵对于玛格丽特的感情是单纯的父女之爱，除了心与心的交流之外，他并未与她有任何进一步的接触——在他的眼中，那可是乱伦的行为，他从未说过父亲不能对女儿说的话。

我们绝对没有虚构一些事情的欲望，我们仅仅是想摆出事实。所以，我们得说，如果她能留在巴涅尔，她绝对可以实现她对公爵所做的承诺，在巴涅尔，这件事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然而，一旦走入巴黎这座狂欢的都市，这位活泼的姑娘——她早已习惯了大把地花钱，习惯了舞会上的狂欢甚至于习惯了狂饮，让她再去重复只有公爵按期拜访的那种孤单的生活，无异于折磨，她感到无聊、空虚、憋闷。以往的那种放荡生活的风再度吹来，温暖着她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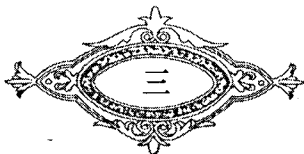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也就是从巴涅尔回来以后，玛格丽特比以往更加楚楚动人了，她正值二十岁，她的病虽然并未痊愈，但已经得到控制，这再次撩起她的欲望之火，也正是由胸部的病造成的。

那位公爵的朋友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这个年轻的女子，他们为抓到任何一件丑闻而欢欣鼓舞不已，因为这样便有损公爵的名誉。终于有一天，他们有话可说了，他们告诉公爵说，玛格丽特经常接待特别的客人，而且他们往往在那儿过夜。他们言之有物、证据确凿，自然令公爵痛苦万分。

经历了一番盘查以后，玛格丽特对公爵讲明了她所做的一切事情，不仅如此，她还诚恳地建议公爵不要再去想关照她的一生；她说，她个人没有可能实践她所做的承诺，所以，她并不乐意去欺骗一个对她好的男人，并接受他的恩赐。

一个星期过去了，公爵没有来——他也只能坚持这么久，第八天，他又跨进了玛格丽特的家门。他恳请玛格丽特见他，并说让她为所欲为，只要让他能看到她，而且他还信誓旦旦地说，他到死都再不会说她一个字的不是。

这事发生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也许是十二月，也就是玛格丽特回到巴黎以后三个月。



在十六日下午一点钟，我再次来到了昂坦街。

我刚走到大门口，便听到从里边传来的此起彼伏的估价声。

那房子中，满是来看热闹的人。

几乎巴黎城所有的名妓都在场，几位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在悄悄打量她们。这又是一个大好机会——让她们以参加拍卖会的名义来一饱眼福——看看那些她们一直都不可能有缘相见和接触的女子，她们也许还在暗地里羡慕这些女子自由浪漫的享乐生活呢。

眼见着 F 公爵夫人的胳膊与 A 小姐相撞，A 小姐可是风靡巴黎城的一位名妓；T 侯爵夫人还在拿主意，寻思是否有必要买下那件家具，不过 D 夫人可是在不停地抬高价码——D 夫人正是当今巴黎城最走红最受欢迎的名妓。还有一位 Y 公爵，大家都说他在巴黎破产了，而巴黎的公众又传说他在马德里破产了，究其实，他每年的收入除去开支还有富余。这工夫，他正忙着与 M 太太聊天，同时又念念不忘跟 N 夫人暗送秋波。M 太太可是一名满腹才气的短篇小说作家，她经常梦想把自己思考的东西付诸笔端，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那位美丽的 N 夫人多半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逛，她的着装无外乎粉红色以及天蓝色两种，她乘的马车是由两匹强健的黑马驾驶的，因而托尼向她索要一万法郎的高价……而她呢，只有按价付钱。还有一位 R 小姐，她依靠自己的才华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使得那些依靠嫁资度日的上层社会的妇女自惭形秽，而那些依靠爱情生活的女人也是自愧弗如。尽管寒风凛冽，她还是赶到这里来参加拍卖会，自然，她也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

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这屋子中很多人的姓名的首字母都在那些饰物上，他们自己显然也为这意外的相遇感到惊奇，不过，为了避免诸位的厌倦情绪，我就不在这里逐一地罗列了。

我还得补充一点，就是大家都有着高昂的兴致。这些女人中间有许多人都曾与玛格丽特有过深交，但是在这种时刻她们好像并无丝毫的眷恋之心。

人们大声地喧笑嬉闹，拍卖估价人在竭尽全力地高声压制杂语声。挤坐在拍卖桌子前边的凳子上的那些商人们也在极力要求大家安静下来，以便于他们顺顺当当地进行交易。但是没有谁会在意这些。不过，如此热闹的聚会以前倒好像并未发生过。

我悄无声息地溜入了这混乱的人群当中。我的心中充满着悲苦，想想玛格丽特刚刚离开人世不久，这里又是一派欢声笑语，仅仅是因为举行这场拍卖会来抵消她在世时的债务。一想到此，我就如鲠在喉。我来这儿纯粹就是看看热闹而已，并不是来买东西的。我凝视着那些拍卖商，每每有一件物品被抬到了他们所未设想到的价格时，那笑容便在脸上绽放，他们为之欢欣

鼓舞。

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正人君子：他们曾经在玛格丽特的风流生活中做了投机买卖，他们曾经在玛格丽特身上谋取了大笔钱财，他们在她即将离世的时候还曾拿着那印花的借据向她催债讨钱，他们也还在她死后牟取那所谓正道的账款和那肮脏的高额利息。他们可都被人叫做正人君子呢！

无怪乎古人云：商人与盗贼信仰同一位上帝。真理啊！

很快，那些长裙、开司米披肩以及首饰都脱手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但是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一直在等待着那有用的东西的出现。

不经意间，我听到了一声询问：

“一册精装书，讲究的装订，烫金的书边，名为《玛依·莱斯科》^①，扉页上还写了几个字，十法郎。”

一段时间的静寂，又过了一会儿，才有一个人说道：

“十二法郎。”

“十五法郎。”我说。

何必出十五法郎呢？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在想什么，也许就因为那上边留下了一些字迹吧。

拍卖主再度重复一句：

“十五法郎。”

“三十法郎。”第一个声音又说，似乎是在宣战。

由此，竞争开始了。

“三十五法郎！”我以一种不服输的声调高呼。

“四十法郎！”

“五十法郎！”

“六十法郎！”

“一百法郎！”

不由我不承认，我相当成功地引起了满堂的关注。当我的声音落地时，那个大厅里一片静寂，每一个人都将目光转向我这里，似乎要弄清楚不惜任何代价要得到这本书的人究竟是何等人物。

看上去，是我说话的口气占了上风，因为我的对手最终放弃了这场竞争。而且，他还向我深鞠一躬，相当有礼貌地说，尽管有些晚了点：

“先生，您拿去吧，我退出。”

看上去，没有任何人再有什么反对意见了，于是，我便成为书的主人了。

为了防止我再有什么狂妄的想法来参加拍卖——虽然我的血气方刚促使我参与，但我不能不考虑我的经济问题，所以，我急忙请人写下了我的姓名，把书放在旁边，然后就离开了拍卖现场。我在想，那些在场的人一定会为此事大发一通议论的，他们会做出种种设想来断定我的实际目的，毕竟，随便花上十法郎——至多十五法郎随便在哪儿的一家书店都可以买到一本同样的书。

① 《玛依·莱斯科》：十八世纪法国普莱服神父写的一部恋爱小说。



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叫人去拿回了我这本书。

赠书人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题词，只是很少的几个字；但是字迹还算是清秀，是用羽笔写成的：

玛依与玛格丽特——人间天堂

签名为：阿尔芒·迪瓦尔

“人间天堂”，我想道，写在这儿有什么别的含义吗？

依照这位叫阿尔芒·迪瓦尔的人的意思，是不是说在浪荡的生活中，或者在情感的生活里，玛依是远远比不上玛格丽特的？还是有什么别的意味？

我觉得指情感的生活应该是更为妥当的，若是指浪荡的生活的话，措辞过于强烈，而且也并不恰当，无论玛格丽特对自己持何等论点，她都会难以接受这种说法的。

之后我便出门了，一直到那晚睡觉之前我才重新拿起这本书。

毫无疑问，《玛依·莱斯科》是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我甚至可以复述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部分，不过，每一次，当我重新拿起书的时候，它还是有无穷的魅力召唤着我；那个晚上，我再度翻开，第N次与普莱服神父笔端的女主角相遇。这位女主角刻画得那么有力度，使我经常误以为她就是我的故交。在一种全新的情形之中，我不时地对比着玛依与玛格丽特，而这种对比竟有着难以言说的魅力，我沉浸其中，不知身为何物。我得到了这本书，对这本书的原主，我有着历来的宽容，除此之外，还加上了几分怜悯，然后，还有爱。当然，玛依最后在沙漠中死去，可她死在那人的怀中——那个人是在用他的一生、他的全部爱着她。在她死后，那人为她挖坟墓，他的热泪润湿了那方土地，埋葬她的同时他也埋葬了自己的心。可是，可怜的玛格丽特，她是在她那张床上离开人世的；不过，她同样死在沙漠——心灵的沙漠中，与玛依的沙漠相比，是更加干燥、广阔、无情的地方。

有几位朋友深知玛格丽特生前的境况，他们告诉我，玛格丽特临终前的两个月是漫长而又痛苦的，即便如此，也没有人真心地来到这儿抚慰她的创痛。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便自玛依、玛格丽特想到了我认识的其他女人，我仿佛看着她们唱着哀歌，向一成不变的死亡前行。

可悲的女人呀！如果说你不该去爱她们，那你最起码该向她们寄予同情。你们是这样地怜悯盲人——因为他们从来不曾见到光明；你们是这样地怜悯哑巴——因为他们从来不曾表白自己的心声。可是，你们却吝惜那一丝怜悯，不愿给予那可怜的女子，而且以冠冕堂皇的托辞——无耻啊，名声啊！那可怜的女子心中一片乌黑，她的灵魂麻木了，她的良心也麻木了。因为苦痛，她陷入癫狂，她在无穷尽的苦痛的挣扎之中却不知道善良为何物，她在冥冥之中听不见来自天国的问候，更不用说去表达她的爱及信仰了。

雨果创造了马里翁·德·洛尔姆，缪塞创造了贝尔纳雷脱，大仲马则创造了费尔南特^①。所有的思想家与诗人都寄予青楼女子以无限的仁慈与怜悯。有些时候，这些人会用他们的爱情，乃至他们的名字，维系她们的名誉。我是如此重视这一点，原因就在于正读我这本书的人当中，一定会有人不打算继续下去。他们害怕他们所读到的，无非是邪恶与丑事的代名词；而且这种书的作者的年龄^②，自然加剧了人们的惊疑。我只希望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能有所改变，

① 她们均为作品中的妓女。

② 小仲马写《茶花女》时仅二十四岁。

如梦初醒，如果他们仅仅是担忧我以上所述的而难以继续阅读的话，那真是大可不必的，他们完全可以从头儿读到尾。

坦白地讲，我一直遵循着以下的原则：上帝从来都为那些并未接受过善的教育的女子打开两条通往善良的路径：或者苦痛，或者爱情。当然，无论哪一条路都是布满荆棘的，她们踏上这段旅程，双脚被刺得鲜血直流，双手布满裂痕，不过，她们终于在那荆棘丛上，摘去了恶行的种种装饰，赤裸裸地到达了终点，毫无羞愧之感。

所有遇到这类勇于面对艰难困苦的女子的人，都不应吝惜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他们甚至应该公开宣称，他们与这些女子相遇了。勇于宣言这种事，他们也就指明了道路。

在那人生道路入口的地方，悬挂着两块招牌，一块是指明“善之路”的，一块则是指明“恶之路”的，这当然是一种幼稚无益的举措。而冲着那些走到路口的人说“选择啊”，也并非明智之举。最明智的做法是像基督徒一般指明道路，领着那些受到诱惑的人渐渐深入，而不是有意使那些道路的起始部分就变得崎岖不平，令人举步维艰。

基督教中有许多劝导浪子改邪归正的寓言，目的就在于说服我们怀着一颗宽容的心，善待他人。主耶稣满是怜悯地对待那些因情欲而受了伤的人，他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包扎伤口，而且从伤口处提炼医治伤口的东西。也正是此故，他对马特莱娜^①讲道：“我赦免了你那么多的罪过，因为你满怀着爱心。”崇高的宽恕之心，自然会有崇高的信仰来响应。

我们何必比基督更苛刻呢？这个世界企图展现它的威力，摆出一副严酷的表象，所以，我们就接受了这一切。我们为什么要追随它的步履，抛弃那些满是伤痛的灵魂呢？那些伤口当中，隐隐可见昔日的罪恶——就如同病人渗出污血一般。这可怜无依的灵魂虔诚地等待着有人伸出友谊之手，为他们包扎伤口，医治心灵的创伤。

在这里，我向所有与我同时代的人们呼唤，向那些以为伏尔泰学说早已过时的人们呼唤，也向那些同我一样深切地明了十五年来人道主义在以迅猛的势态发展的人们呼唤。大家已经公认了善与恶的区分，大家都重新有了信仰，公众对于神圣的事物又萌发了尊敬之情。我们最起码应当承认这个世界在变得愈来愈美好——如果还不能说它是至善至美的话。睿智的人都在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所有高尚的意志都在同一个原则的统率之下：我们需要真诚，需要生机，需要善良！我们应该为自己有一颗善良的心而自豪，要知道，邪恶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东西，更何况，我们还有不灭的信心。千万不要因为那人不是母亲、姐妹，也不是女儿、妻子，就歧视她。我们应持之以恒地尊敬亲族，同样也应反省个人的自私。要知道，上天对于一名忏悔的罪人的欢喜远远胜于一百个从未有罪的正统的人，为什么不去让上天高兴呢，既然上天要降福于人类！上天是从不会亏待我们的。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让我们给那些因过多的欲望而犯过错的人以更多的宽容与理解吧。没准儿，这种善意的期望会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这就如同一位心地善良的妇人劝别人服用她配的药时常说的话，即便没有效用，总还是有点儿作用的。

我深深知道，从我所提及的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论题中引出一个巨大的结论，未免太妄自尊大了些。不过，我深信所有的事物都是以小见大的。孩子当然还小，可他毕竟在为成人做着准备；脑袋虽然很小，其中却蕴涵了思想；眼珠当然也不大，可是它能看到方圆几公里的事物。

① 马特莱娜：《圣经》中悔过的女罪人，见《路加福音》第七章。



四

两天之后，拍卖都进行完了，总共卖了十五万法郎。

三分之二被债主们拿走了，其余的部分归玛格丽特的亲属——一个姐姐和一个外甥^①来继承。

当看到公证人写的信，信上告知有五万法郎的遗产可继承时，这位姐姐惊呆了。

这个年轻姑娘没见她妹妹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自从她的妹妹失踪后，她和其他人连一丝一毫关于她的音信都没有得到。

匆匆忙忙地，这个姐姐来到了巴黎。见到她，那些认识玛格丽特的人都深感惊讶，原因就在于她作为玛格丽特仅有的继承人，竟然是个乡下姑娘，很胖，也很漂亮，她连家乡都没有离开过。

瞬息间，她大发横财，连这笔意外之财来自何方都不知晓。

事后有人对我说，当她回到村子之际，对于她妹妹的亡故，她非常难过，不过她按四厘五的利息存起了这笔款子，从而弥补了自己的伤感。

巴黎，是一个谣言纷杂的罪恶深渊，在这里，处处有人在谈论这些事，岁月流逝，逐渐地人们也就将这些淡忘了。如果我不是突然又碰到一件事，对于为什么会参与这件事，差不多连我也遗忘了。我由这件事了解了玛格丽特的出身，而且对于一些感人至深的详细情节也明白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写下这个故事。现在我就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卖完家具后，那所空宅再次出租。三四天之后的一个早晨，我家的门铃被人拉响了。

我的仆人，事实上是兼做仆人的看门人把门打开了，拿了一张名片给我，他告诉我，有客人想见我。

我把名片扫了一眼，只见上面写着：阿尔芒·迪瓦尔。

这个名字，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搜索着自己的记忆，想起了一本名为《玛依·莱斯科》的书的扉页。

是这个人把这本书送给玛格丽特的，他为什么要找我呢？我吩咐马上把那个等候的人请进来。

于是一个青年来到了我面前，他有着金黄色的头发。他的身材高大，脸色显得苍白，身上是一套旅行装，看上去这套衣服已经穿了好几天了，连到了巴黎都没洗一洗，因为衣服上沾满了灰尘。

迪瓦尔先生激动极了，对于自己的情绪，他不愿掩饰，眼里充满了泪水，声音颤抖着，对我说：

“先生，我如此衣冠不整，冒冒失失地就来拜访你，请你原谅。不过，对于这些俗套，年

^① 原文 Petit-neveu，意是外甥孙子或侄孙，好像有误，现经修改，译为外甥。——译者

轻人是不太讲究的，再说我非常急于见你，今天就想。所以，虽然我的行李已经送到旅馆去了，但我连到旅馆里休息一下都没有，就立刻赶到你这里了。尽管为时尚早，我依然怕见不着你。”

我请迪瓦尔先生坐在炉边。他边就座，边把一块手帕掏出口袋，捂了一会儿脸。

“你肯定不清楚，”他继续说，还唉声叹气地，“在这种时间，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来拜访你，身穿这样的衣服，哭成这个样子，对于你，他会有怎样的请求。”

“我此行的目的非常简单，先生，是想向你求助的。”

“先生，请说吧，能为你效力我很乐意。”

“玛格丽特·戈蒂埃家的拍卖你参加没有？”

提到玛格丽特的名字，这个年轻人又控制不住那刚刚稳定下来的激动情绪了，没办法，他用双手把眼睛捂住了。

“你肯定认为我很可笑，”他又说，“我这模样太失礼了，再次请你原谅。对我所说的话，你听得那样耐心，请相信，我会记住的。”

“先生，”我对他说道，“倘若我确实能为你效力，能使你的痛苦稍稍减轻一些，就请尽快让我知道我能为做些什么吧。你会明白的，我特别愿意为你效力。”

迪瓦尔先生的痛苦真是太使人同情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让他满意。

于是他问我：

“当玛格丽特的财产进行拍卖时，你买过什么东西吗？”

“是的，先生，买过一本书。”

“是《玛依·莱斯科》，对吗？”

“对呀。”

“这本书依然在你这里吗？”

“在我卧室中。”

听到这一消息，阿尔芒·迪瓦尔好像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马上向我致谢，似乎这本书依然在我这里，就已经给了他帮助。

于是我起身走进卧室，拿出书来给他。

“是这本，”他说着，看了看扉页上的题字，然后翻阅着，“是这本。”

书页上，落下了两滴硕大的泪珠。

“那么，先生，”他把头抬起来问我，此时的他连掩饰自己曾哭过的事实都顾不上了，而且差不多又要哭出声来，“这本书你非常珍爱吗？”

“先生，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有请求，想请你将它转让给我。”

“请原谅，我太好奇了，”此时我问，“是你送了这本书给玛格丽特·戈蒂埃吗？”

“是的，是我。”

“先生，这本书属于你啦，拿走吧，这本书能够物归原主，我非常快乐。”

“不过，”迪瓦尔先生有些不好意思，说，“你已经付过书款了，怎么说我也该把钱还给你。”

“这本书就让我赠送给你吧。这样一本小书在如此的拍卖中，价钱是不值一提的，我也想不起来这本书花了多少钱了。”

“你花了一百法郎。”